

综合评述

中国兰史考辨——春秋至宋朝

陈心启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CRITICAL NOTES ON CHINESE ORCHID HISTORY FROM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THE SONG DYNASTY

Chen Xinqi (Chen Sing Chi)

(Institute of Botany, Academia Sinica, Beijing)

关键词 兰; 蕙; 佩兰; 泽兰; 藿香; 春兰; 蕙兰

Key words Lan; Hui; *Eupatorium fortunei*; *E. japonicum*; *Agastache rugosus*; *Cymbidium goeringii*; *C. faberi*

兰花是花卉中之佼佼者。它在我国有悠久的栽培历史,并长期享有“王者香”与“香祖”的雅号。但我国古代自春秋至唐代的所谓“兰”,是否就是今天的兰花?如果不是,那么真正的兰花栽培始于何时?对于这个问题,近年来虽有不少文章论及,但大都认为我国真正兰花的栽培,系始于宋朝或至多五代后期。对于古代“兰、蕙”所指的植物,看法也不一致。本文将对此作一简要的讨论,并着重介绍真正兰科植物在我国古籍中的记载。

“兰”的异体字“蒹”最早出现于两千多年前的《诗经》中。在描写“郑国”风情的一首诗“溱洧”中有如下的字句:

溱与洧兮方涣兮,

士与女方秉蒹兮。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

且往观乎,洧之外。

洧汭且乐,维士与女。

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诗中的“秉蒹”即手执“兰”草。青年男女郊游,人手一枝“兰”草,究竟是表示爱情,还是用于沐浴、辟邪,说法不一。陆玕(261—303)疏云:“蒹即兰,香草也”。看来是一种芳香植物。但溱、洧二水位于河南省中部,即今双洎河及其支流。那里今天并不产真正的兰花(指兰属植物 *Cymbidium*)。即使在两千多年前气候较暖,也不可能有一定数量的兰花,人手一枝。显然,它们与今天的兰花,并不是同一类植物。

然而,在《诗经》的另一首诗“防有鹊巢”中,却首次出现了兰科植物的名称。这首描写“陈国”风情的诗写道:

中唐有鹭，邛有旨鹇。

谁侑子美，心焉惕惕。

“鹇”据西汉《毛传》与三国时《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注释，就是今天的绶草。陆玕说：“鹇五色作绶文，故曰绶草”。这和兰科中绶草的花序特征是相符的。《诗经》写作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至12世纪，因此“鹇”可能是世界上最早记载的兰科植物。欧洲到了公元前3至4世纪才开始使用 *Orchis* 一词。

但是，“兰”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并不是指今天的兰花，也不是兰科植物。

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关“兰”的记载也并不罕见。最著名的有孔子(551—479BC)、越王勾践(?—465BC)和屈原(约340—278BC)的所谓“兰”。孔子在《家语》中有“芝兰生于深林(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和“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而与之俱化”之句，广为人们所传诵。有些人认为，孔子的所谓“芝兰”，就是今天的兰花。国外有一本兰科名著，甚至将孔子说过的“王者香”的中文题字印在卷首。这显然是缺乏根据的。在《琴操，猗兰操》中有一段记载：“孔子自卫返鲁，隐谷之中见香兰独茂，喟然叹曰：夫兰当为王者香草”。当时的卫国在河南北部(今滑县一带)，鲁国在山东。从河南北部到山东的途中是不可能看到繁茂的野生兰花的。差不多同时代的越王勾践，曾有“种兰会稽山”之说，看来也是有疑问的。据东汉袁康(25—220)的《绝越书》载：“勾践种兰渚田”。兰渚是地名。《三朝国史》有“越州山阴有兰渚、镜湖的记载。作者于1980年在浙江绍兴访问，亦闻有兰渚山。故此句原意应为种“兰渚”地方的田，而不是种兰于“渚田”地方。勾践是有作为的君主，被吴国打败后，卧薪尝胆，决心报仇雪恨。此时有可能去垦田图强，而不太可能去养花消遣。当然，最有力的证据还是屈原在《离骚》中的一段话：“予既滋兰之九畹，又树蕙之百亩。”这里的所谓兰可以肯定不是真正的兰花。因为自古至今，从来没有人在地里种兰达百亩之多。屈原这段话有较大的影响，后人也有因之把兰花称为楚花的。这当然是张冠李戴了。

到了汉朝与晋朝，涉及兰、蕙的描写就更多了。但细究起来，仍然不是真正的兰花。例如刘向(77—6BC)在《说苑》中有“十步之内必有芳兰”的说法。陈寿(233—297)在《蜀志》中有：“先主常衔张裕不逊，下狱将诛之。诸葛亮表请其罪。先主答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锄。”晋朝张华(232—300)描写北方景色，有“兰蕙缘清渠，繁华荫绿渚”之句。《晋书》《文苑传》也有：罗金“致仕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的描写。这些都说明当时的所谓兰、蕙是到处生长的野草，而非真正的兰花。西汉《大戴礼记》的《夏小正》篇的“蓄兰传”中有：“五月蓄兰为沐浴也”。东汉《神农本草经》在兰草条目之下有：“味辛平，利水道”杀虫毒，辟不祥”的记载。看来与春秋战国时期所指的兰是相同的，都是可供杀虫、辟邪、沐浴的植物。

虽然此时兰属植物未见记载，但兰科的石斛、赤箭(天麻)、白及，还是首次在《神农本草经》中被提出来了。后来陶弘景(452—536)在《本草经集注》中提到“石斛生六安山谷水傍”，可能是有关兰科植物生境的最早记载。

这里应该特别加以说明的是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中指的“兰”。兰亭是晋朝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和文学界朋友聚会的地方。它座落于浙江绍兴兰渚山之麓。亭可能是因傍山而非种兰而得名。公元353年王羲之邀请42位学者诗人在此吟诗饮酒，最后写成

《兰亭集序》。我们查阅了来宾留下的全部诗词，发现其中只有两首涉及“兰”字。一是徐丰之的“俯挥素波，仰掇芳兰。尚想嘉客，希风永叹。”一是袁峤之的“徽音迭詠，馥然若兰。”前者似乎是描写乘船戏水并随手向岸边摘取兰草的情景，而后者仅指香味而已。两者都不太可能是真正的兰花。

晋朝稽含的重要著作《南方草木状》中没有收录“兰”，而却有蕙草。按描述：“叶如麻，两两相对”，肯定也不是兰科植物。但该书中收录的“吉利草”、“金钗股”和石斛，则可能是真正的兰科植物。

盛唐文化有很大的发展，诗词很多，涉及“兰”的也不少，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的作品都有这种情况。但所指的植物仍然与以前的相同。例如李白（701—762）有“兰生不当户，别是门庭草”；白居易（772—846）有“扫径避兰芽”、“闲从蕙草侵绿阶”之句。他们大都受过贬谪，足迹遍及江南。而他们笔下的兰仍然是田野或庭院里自生自灭的野草。可见在唐朝中期以前，真正的兰花还未被栽培供观赏。

那么，我国唐朝中期以前的所谓兰、蕙，指的是何种植物呢？看法是不一致的。但大多数人都认为兰（或兰草）是指菊科泽兰属（*Eupatorium*）植物，而蕙（或蕙草、薰、薰草）则指唇形科植物。这种看法总的说来是比较可靠的。但泽兰属是一个大属，中国也有10余种。兰草指的究竟是那个种呢？意见并不一致。不少人笼统地认为古代的所谓兰或兰草都是指泽兰，例如《本草经集注》与唐《新修本草》中都没有明确地分辨兰草与泽兰。颜师古（581—645）在《汉书注》中说：“兰，即今泽兰也”。但另一方面，最早的本草《神农本草经》则将兰草与泽兰分别列为上品与中品。陆玟疏中也认为两者不同，但十分近似。他说兰草“其茎叶似药草泽兰”。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甚至指出“兰草与泽兰二物同名，陶公竟不能知”，以及苏敬将白花的泽兰“以注兰草，殊误矣”。对于这一争论，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作了如下的评论：“兰草泽兰，一类二种也。但以茎圆节长而叶光有歧者为兰草；茎微方节短而叶有毛者为泽兰”。清吴其浚在《植物名实图考》中对此加以肯定。他在兰草条目下指出：“古人谓兰多曰泽兰。李时珍集诸家之说，以为一类二种，极确。”他还进一步指出兰草“与泽兰同功并用”。他的书中所附插图与今日的佩兰（*Eupatorium fortunei* Turcz.）相同。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古代的所谓兰或兰草就统统指佩兰了。因为佩兰与泽兰（*E. japonicum* Thunb.）都是全国广布种，不仅外形相似，且又“同功并用”，难免在古籍中也会有张冠李戴或同名异物的问题。吴其浚曾亲自考察河南溱洧二水，看到了满山遍野的泽兰。他在泽兰条目下说：“余过溱洧，秋兰被坂。紫萼杂遫，如蒙绛雪。因知诗人纪实，不类赋客子虚。”他似乎又认为诗经中的“蕝”是指泽兰，这是无可非议的。时至今日，同属近亲种之间尚且有混淆之事发生，何况古人？！因此，在唐代中期以前，兰草很可能既指佩兰，也指泽兰，或在少数情况下还指华泽兰（*E. chinense* L.）和其他近亲种。

蕙又名薰草，汉代成书的《山海经》将薰草描写为“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上面提到的《南方草木状》中在薰草条目下也有“叶如麻，两两相对”的描述。这无疑是唇形科植物的特征。但具体指那一种植物，众说纷纭，分歧很大。若从字面上看多数人认为指的是零陵香。但零陵香这一名称直至今今天仍各有所指。例如菊科的零零香

(*Anaphalis hancockii* Maxim.)、报春花科的灵香草 (*Lysimachia foenum-graecum* Hance)、唇形科的罗勒 (*Ocimum basilicum* L.) 以及佩兰, 都有“零陵香”的雅号, 或作正名, 或作异名, 或谐音。据吴其浚在《植物名实图考》中的考证, 蕙草所指的植物可能是藿香 (*Agastache rugosus* (Fisch. et Mey.) O. Ktze.)。他说:

“薰、藿一声之转, ……余疑藿香即古薰草。若零陵香则叶圆小, 殊不类麻。”这一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藿香不仅遍体有香气, 且广布于中国南北广大地区, 也符合于“麻叶方茎, 赤华黑实”, 叶“两两相对”的记载。最近, 汤忠皓在“古代兰蕙辨析”(载《中国园林》1986(3):49—54)中对此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也支持了“藿香”说。作者认为, 这是诸说中最有说服力的。

综观上述, 可以肯定唐朝中期以前“兰蕙”不是用来指兰科植物的。那么从何时开始才被用来指真正的兰花呢? 据作者所知, 可能是始于唐朝末年。当时一位文人唐彦谦在一首《咏兰》的诗中写道:

清风摇翠环, 凉露滴苍玉。

美人胡不纫, 幽香蔼空谷。

谢庭漫芳草, 楚畹多绿莎。

于焉忽相见, 岁晏将如何。

这首诗所描写的无疑是真正的兰花, 即兰属植物。翠环显然是指下弯成半圆形的带形绿叶; 苍玉是绿白色的花; 莎是指具带形叶的植物, 如莎草科和兰属植物, 后人也有称兰属植物为莎的。除此以外, 其他植物很少具有这样的特征。这看来是比较可靠的。唐彦谦在唐末乾符(874—879)间曾在河中(今山西永济)、兴元(今陕西汉中)、阆州(今四川阆中)、壁州(今四川通江)等地做官。这首诗可能是他晚年在陕西、四川任中所作, 亦即大概写于公元860—880年之间。

唐末另一处比较可靠的记载是杨夔的《植兰说》:

或种兰茎, 鄙不遗茂。

乃法圃师, 汲秽以溉。

而兰净茎洁, 非类乎众芥。

苗既骤悴, 根亦旋腐。

这里所总结的种兰经验, 与今天的情况是相符的。说的是栽培兰属植物不宜施人粪尿, 否则根会腐烂。这在后来宋代的《兰谱》中得到普遍的确认。《植兰说》是迄今所知对兰花栽培方法最早的记述。杨夔生卒年月不可考。他曾是田颖的幕僚。田颖为唐末吴王杨行密(852—905)手下得力的部将, 据宣州(今安徽宣城至江苏溧水一带), 后因反叛杨行密于公元904年被杀。推测杨夔写《植兰说》的时期当在田颖发达之时, 大约在公元880—890年之间。

上述两处诗文的时间相距较近, 也比较可靠。据此可以推断, 兰花(兰属植物)的栽培当始于唐代末期, 亦即九世纪的下半叶。当时至少已在局部地区的上层人物中逐渐扩散开来了。

五代的五十余年, 可能由于社会动乱, 战事频繁, 关于兰花的栽培未见更多的记载。仅宋陶后撰《清异录》中有: “唐保大二年(944年——笔者注)国主幸饮香亭, 赏

新兰。诏苑令取泸溪美土为馨烈侯拥培之具。”这里所谓的新兰，很可能是指真正的兰花。从唐末至五代末的数十年间，兰花栽培范围继续扩大恐怕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到了北宋，黄庭坚（1045—1105）在书《幽芳亭》中对兰花所作的描述，可以说是相当准确的了。他写道：“兰蕙出蒔以沙石则茂，沃以汤茗则芳，是所同也。至其发华，一幹一华而香有余者兰，一幹五七华而香不足者蕙”。这是对春兰（*Cymbidium goeringii* (Rehb. f.) Rehb. f.）与蕙兰（*C. faberi* Rolfe）的确切而科学的描述，也是首次用蕙来称呼真正的兰花。

北宋出版了很多药用本草。它们都无例外地包括了石斛、赤箭（天麻）和白及。值得一提的是《证类本草》（1083）中留下了4幅我国最早兰科植物（石斛与天麻）的木刻图。在此以前，唐《新修本草》（659）据记载也有附图，其中可能也包括石斛与天麻，但今已亡佚，无从查考了。

到了南宋，有关兰花的记载就更多了。例如《尔雅翼》（1174）中就写得更具体：“兰之叶如莎，首春则茁其芽，长5—6寸，其梢作一花，花甚芳香”。这无疑是指春兰。此时兰已变为只指兰属植物的专用名词了。古人对于这种变化也是有觉察的。朱熹（1130—1200）在《楚辞辨证》中写道：“大抵古之所谓香草，必其花叶皆香……。若今之兰蕙，则其花虽香，叶乃无气……。”并作诗曰：“今花得古名，旖旎香更好。”认识到古今的“兰”是同名异物。

南宋出版了我国著名的园艺词典《全芳备祖》（1253）。可惜在兰花的条目下仅转录了前人的记载，包括了兰科与非兰科植物，未作任何分析与考证。

南宋末年，兰花的栽培已有很大的发展，相继出现了两本专著，即赵时庚的《金漳兰谱》（1233）和王贵学的《兰谱》（1247）。这两本书所包括的品种大多为来自福建的兰属植物，内容也大同小异。书中详细地评述了兰花的品种、栽植、施肥、灌溉、移植、分株、土质等方面的问题。不仅是我国，也是全世界最早的植兰专著。《兰谱》中还把兰花与“岁寒三友”的松、竹、梅作了对比，得出了高于它们的结论：竹有节而嗇花，梅有花而嗇叶，松有叶而嗇香，然兰独并而有之”。

与此同时，画兰之风也盛起来了。目前保藏在故宫的两幅最早的春兰画卷，是南宋末年著名画家赵孟坚（1199—1264）的真迹。画上有诗云：“六月衡湘暑气蒸，幽香一喷冰人清。曾将移入浙西种，一岁才华一两茎”。看来画是创作于湖南，而兰花则是从浙江引入的。赵孟坚为宋宗室第十一世孙。宋亡后，他年已垂暮，隐居于湖南嘉禾，继续画兰，以示清高。另一位著名画家郑思肖（1239—1316）也有类似情况。他画兰不画土，以抗议土地被元朝“掠”去。目前保藏于美国华盛顿Freer画廊的一幅珍贵春兰图¹⁾，是他于1306年1月15日（农历）所作。在画上的一首诗中，他的忠贞情操表露无遗：“向来俯首问羲皇，汝是何人到此方。未有画前开鼻孔，满天浮动古馨香。”他自号“所南翁”以怀念南宋。宋亡后隐居于浙江，寄情怀于画兰。据记载：邑宰闻其精于画兰，不妄与人，贻以赋役取之。忽曰：头可得，兰不可得。宰奇而释之。”从此，兰花不仅以其美丽、清香、名贵而著称，而且象征着洁净、高雅与忠贞，为中国人民所普遍喜爱。

1) 一说保存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孰真孰伪尚有待进一步考证。